



大雅巴卡巴推理系列

冰公主 Isprinsessan

Camilla Läckberg

[瑞典] 卡米拉·拉克伯格 著 姚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冰公主 Isprinsessan

Camilla Läckberg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0709

Isprinsessan (THE ICE PRINCESS) © 2004 by CAMILLA LÄCKBERG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Camilla Läckberg c/o Nordin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SHANGHAI ELEGANT PEOPLE BOOKS CO. LTD.
All right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公主/(瑞典)拉克伯格著;姚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7938-4

I. ①冰… II. ①拉…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8205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选题策划:方雨辰

装帧设计:张志全

冰公主

[瑞典]拉克伯格 著

姚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8 千字 开本:895×1270 毫米 1/32 印张:10.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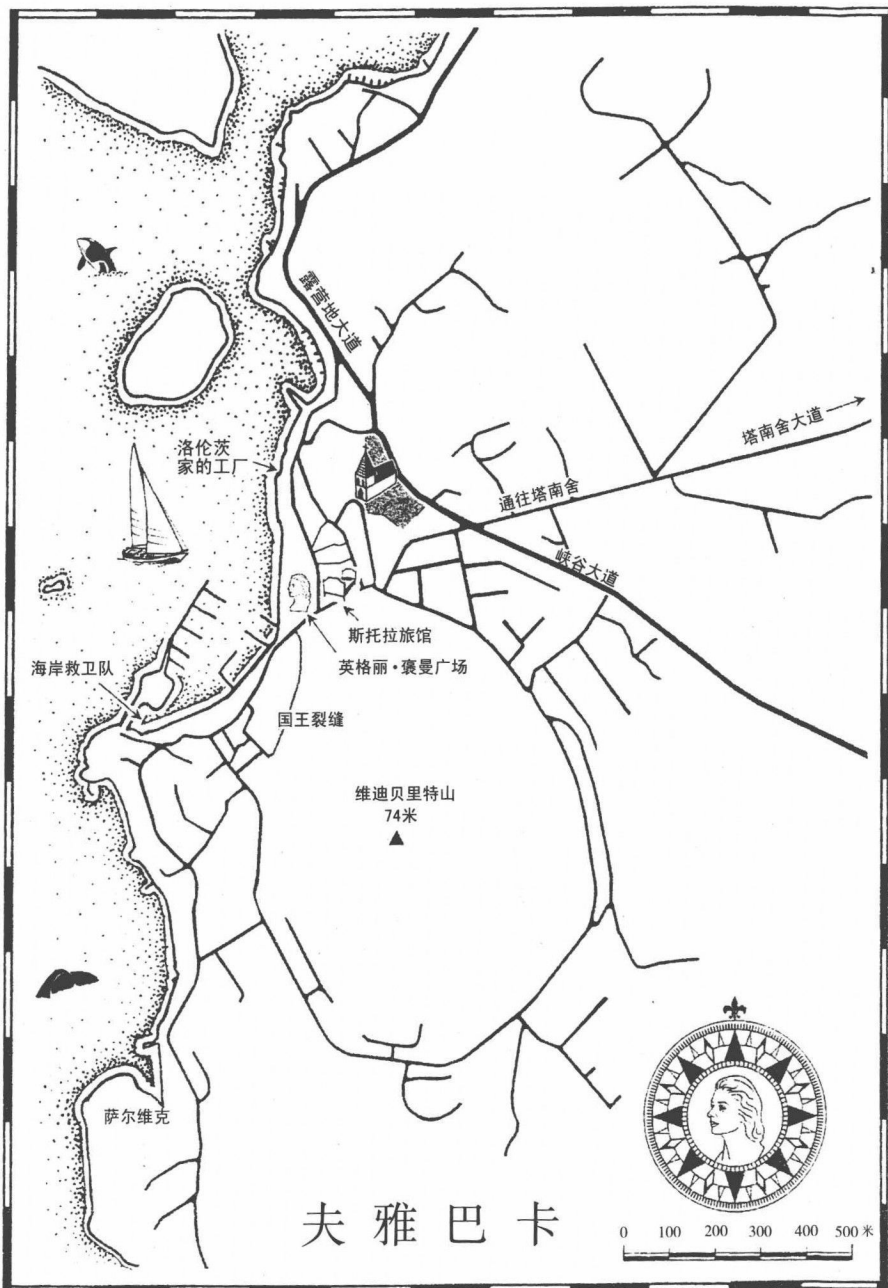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938-4

定价:25.00 元

献给威尔



夫雅巴卡

0 100 200 300 400 500米

1

房子空荡破败，每个角落都透着寒意。浴缸里结了一层薄冰，她的身上也泛起一抹蓝晕。

你看她静卧不动的样子，好像公主。冰公主。他想。

地板寒冷如冰，坐在上面他却浑然不觉。他伸手去触她的身体。

那皓腕上殷红的血，早已凝结多时。

他觉得自己从未像此刻这般爱她。他摩挲着她的手臂，仿佛在抚摸她那已然脱离躯体的灵魂。

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回头。这不是“拜拜”，而是“下次再见”。



艾勒特·贝里的生活谈不上幸福。他呼吸不畅，嘴里总是一喘一喘地喷白气。然而最让他烦心的还不是气喘。

斯韦亚年轻时长得如花似玉，艾勒特追了很久才终于把她娶回家。那时候的她，温柔多情又娇羞动人。可惜转眼间她的悍妇本性就暴露无遗。结婚快五十年了，斯韦亚在家里说一不二，把艾勒特牢牢地抓在手里。不过艾勒特有个秘密瞒着斯韦亚。桑榆之年才头一回看到自由的曙光，他决定不放过机会。

艾勒特张网打鱼辛辛苦苦一辈子，收入勉强维持斯韦亚和孩子们的日常开销。他退休以后，全家人都靠他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口袋里没有闲钱。艾勒特想换个地方独自开始新生活的念头无异于痴人说梦。然而现在赚钱的机会从天而降，容易得让人发笑：每周干几个钟头的活儿就有人付给一笔可观的工钱，他何乐而不为呢？才干了不到一年，他就攒下了厚厚一沓钞票，都藏在积肥堆后边的木匣子里。用不了多久，他就会有足够的钱搬到气候更温暖的地方住了。

房子就在前面了。爬上最后一个陡坡的时候，艾勒特停下来喘口气，搓搓患关节炎的手。他心想，将来能居住在西班牙或者希腊也成，

那里的暖和天气才能驱走他骨头缝里的寒气。艾勒特思忖着，离自己进棺材还有差不多十年光景呢，要是不摆脱斯韦亚这个臭婆娘，抓紧时间过几天逍遥日子，他这辈子算是白活了。

每日清晨的散步，既是艾勒特必须的体育锻炼，更是他一天之中仅有的宁静时光。他总是沿同一条路线走。一路上，熟悉他习惯的人常常从家里出来和他聊上两句。艾勒特最享受的莫过于和住在山顶阿克贝肯学校附近的漂亮姑娘聊天。她只有周末的时候才在，总是独自一人，乐得抽几分钟跟艾勒特聊聊天气。和艾勒特一样，这位亚力桑德拉小姐也对夫雅巴卡的往昔感兴趣，为此两人很谈得来。更何况她容貌俊俏，让人赏心悦目。虽然上了年纪，艾勒特的爱美之心不减。当然，街头巷尾少不了有关她的闲话，但谁有功夫听女人们说那些家长里短？

大概一年以前，亚力桑德拉小姐询问艾勒特是否愿意在每个周五早上路过的时候，顺便进屋里照料一下房子。这幢房子又老又旧，壁炉和水管都时常出毛病。她可不愿意在周末回家时待在冰冷的屋里。如果艾勒特同意， she 就把房门钥匙交给他，他只要顺便看看，确保一切安全就行。鉴于附近发生过几起入室盗窃案，他也要顺便留意一下门窗有无被破坏的迹象。

这差事算不得繁重。每过完一个月，她都会在房前的信箱里留一只信封，上面写着艾勒特的名字，里边是一笔可观的报酬。此外，干这活儿让艾勒特觉得自己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于忙了一辈子的人来说，退休后无所事事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伸手推门，弯曲变形的门板吱呀着朝里打开。花园小径上的雪还没铲净，他琢磨着要不要找个男孩儿来帮她打扫一下。铲雪可不是姑娘干的活儿。

他抖抖嗦嗦地掏出钥匙，生怕一不小心把钥匙掉在地上厚厚的积雪里。以他膝盖的状况，一旦蹲下去就别想再站起来了。台阶上结了冰，

他扶着栏杆才爬上门廊。艾勒特正要插钥匙开门的时候，却发现门没锁，是虚掩着的。惊愕之际，艾勒特推门进去。

没准儿是她提前回来了。“喂，有人在家吗？”他喊道。屋里无人应声。看到自己嘴里呼出的白气，他意识到屋里寒冷如冰。突然之间，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绝不是因为壁炉坏了，肯定是哪里出了大事。

他穿过房间。家具摆设整齐如常，没有挪动的痕迹，录像机和电视机都在原位。察看完一楼的房间，艾勒特抬腿上二楼。楼梯很陡，他紧握扶栏好不容易才爬上去。他先走进卧室。卧室和其他房间一样整洁，装修得美观雅致，透着闺房气。床褥一丝不乱。床尾立着个手提箱，没有东西被翻出来。现在艾勒特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点蠢。也许是她提早回家了，发现壁炉不热就出门去找工人修理了。然而这个解释连艾勒特自己也不相信。不对，肯定有哪里不对劲。他的大脑似乎已感觉到了什么，就像暴风雨来临之前，他的关节总会难受一样。他警惕地继续巡视。这次他走进一间宽敞的阁楼，房顶是斜的，露出木制梁架。壁炉前面，一对沙发相对而立。除了几本杂志散落在茶几上，一切整齐有序。艾勒特转身下楼。厨房和起居室均无异象。整幢房子依旧悄寂无声，静得让人心慌。现在只剩下浴室了。不知道为什么，站在浴室门前，艾勒特愈发觉得自己行为古怪，迟疑半晌，他才咬咬牙推开了门。

几秒钟后，艾勒特没命地朝大门冲去。最后关头他终于记起门廊的台阶很滑，及时抓住扶栏才没一头栽下去。他踉跄着跑过积雪覆盖的花园小径，咒骂着因变形而卡住的大门。来到人行道上时候他停住了，茫然四顾，惊慌失措。看见远远的有个人步伐轻快地沿街跑过来，艾勒特认出那是托雷的女儿埃丽卡。他大喊着叫她停下。

她累了。累得要死。埃丽卡·法尔克关上电脑，去厨房往杯里添些

咖啡。来自各方的压力让她感到透不过气来。出版商希望她八月份交初稿，而她才动笔。书是关于瑞典女作家萨尔玛·拉格洛夫^①的。这是她第五次给瑞典女作家作传，本该是她最出彩的一部作品，可眼下她整个人像被抽干了似的，全无心思写作。从父母去世到现在已有月余，但埃丽卡心中的伤痛丝毫没有减少。整理父母生前的居所也没预想的快。到处都是回忆，她要花几个小时才能装好一个箱子。昔日的种种情景，常常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有些还那么真切，仿佛触手可及；有些又非常、非常遥远。不过打包这差事也急不得。埃丽卡想，既然自己斯德哥尔摩的公寓已经转租出去了，不妨就留在父母家里写写文章。房子地处萨尔维克市郊，宁静而祥和。

埃丽卡坐在封闭的阳台上，出神地望着远处的大小岩屿。这里视角很好。四时之景不同。眼前的一切都沐浴在明媚的日光里，海面厚实的冰层反射着阳光，形成耀眼的光之瀑布。要是爸爸还在，他肯定也喜欢这种日子。

埃丽卡忽然觉得喉咙发哽，屋里的空气也瞬间变得粘稠凝滞，让人喘不过气来。她决定出门走走，散散心。温度计显示气温是零下十五度，于是埃丽卡又加了几件衣服。刚踏出门槛的时候还是感觉有点冷，但快走几步身子就暖和起来了。

外面一个人影都不见，整个世界静若天籁，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这跟夏日里小镇上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具有天壤之别。埃丽卡通常对夏天的夫雅巴卡敬而远之。尽管知道旅游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暑期里络绎不绝的游客还是让她觉得像闹了蝗灾。年复一年，临海的房子一幢幢被游客买光了。旅游业就像个多头妖怪，缓慢地吞噬着古老的小渔村，

^① 萨尔玛·拉格洛夫（1858-1940），瑞典女小说家，作品多取材于传说和古代北欧英雄传奇。一九〇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拉格洛夫一生创作甚丰，最闻名的是童话小说《骑鹅旅行记》。

把她变成一个一年里有九个月没人烟的鬼城。

千百年来，夫雅巴卡的人们都靠捕鱼为生。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有时候，年成好坏完全取决于当年的鲑鱼群是否洄游。无休止的生存斗争，磨砺出当地人吃苦耐劳、粗犷强韧的品格。直到有一天，风景如画的夫雅巴卡成了旅游景点。游客们出手阔绰，打鱼的收入变得无关紧要了。一年年过去了，埃丽卡看着小镇上的本土居民的头越垂越低。老人们念叨着过去的日子。年轻人则选择搬离小镇，埃丽卡也在其中。

她加快步伐，左转弯向阿克贝肯学校所在的小山头跑去。快到山顶的时候，埃丽卡远远听到艾勒特·贝里冲她喊话，喊了些什么却听不清楚。他挥着胳膊奔过来。

“她死了。”

艾勒特短促的喘吸，像拉风箱似的呜呜响着。

“不要急，艾勒特。怎么回事？”

“她就躺在那儿！死了。”

他指向山顶上那高大的浅蓝色木屋，面带哀求地望着埃丽卡。

片刻之后，等埃丽卡费力地推开失修的院门，趟过花园小径来到屋门前时，她才真正明白艾勒特在说些什么。门虚掩着，艾勒特走的时候没关。埃丽卡小心地跨过门槛，不确定自己将会看到什么。不知何故，她没想到向艾勒特询问。

艾勒特精疲力竭地跟在后面，一言不发地指了指一楼的浴室。埃丽卡没有仓促向前，她转头用探寻的目光看了看艾勒特。艾勒特面无血色，虚弱地说：“在那儿。”

埃丽卡很久没进过这房子了。但凭着记忆，她熟稔地找到了浴室。尽管穿着暖和的衣服，埃丽卡还是冻得发抖。她缓缓地推开门走了进去。

仅凭艾勒特的只言片语，埃丽卡并不清楚自己会看到怎样的场景，但满眼的血显然让她毫无防备。整个浴室里都铺着洁白的瓷砖，浴缸里外的血因而显得越发夺目。有那么几秒钟，埃丽卡觉得这颜色对比很漂亮，但她转而意识到，浴缸里躺着的是个真人。

尸体白里透青，颜色很不自然，但埃丽卡还是一眼认出，那是亚力桑德拉·维克纳，娘家姓卡尔格伦。这房子是她家的。埃丽卡和亚力桑德拉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但那是两人孩提时的事了，现在想来竟恍若隔世。此刻，她躺在浴缸里，怎么看都像个陌生人。

老天慈悲，尸体眼睛合着，但嘴唇是鲜艳的蓝色。躯干周围结了薄冰，把下半身完全盖住了。右臂无力地垂在浴缸外，一条条血迹分明可见。手指搭在地板上，浸在凝结的血泊里。浴缸沿上放着一枚刀片。左臂只有肘部以上露在冰外，双膝卡在冰里一动不动。浴缸的一端，亚力克斯^①金色的长发像扇子一样披散开来。头发也结了冰，仿佛一碰就会碎掉。

埃丽卡站在那儿好一会儿，看着她。寒意刺骨，眼前这骇人的一幕更透着无尽的凄凉。她禁不住浑身颤抖，终于沉默着退出浴室。

接下来的记忆一团模糊。她用手机拨通了当地医院的电话，并和艾勒特一起等医生随救护车赶来。就像刚得知父母辞世的噩耗时一样，突然的震惊让埃丽卡几乎昏了过去。一进家门，她马上给自己倒了一大杯科纳克白兰地。尽管这不是医生开出的药方，但喝点酒至少让手不颤抖了。

邂逅亚力克斯让埃丽卡陷入了对童年的无尽回忆。二十五年前，她俩是最好的朋友，不过长大以后就疏远了。随后的年月里，许多人在埃

① 亚力桑德拉的昵称。

丽卡生活中来来去去，但亚力克斯始终是她心底温暖的名字。看样子，亚力克斯是自杀的。可埃丽卡想不通，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认识的亚力克斯，从不缺少自信与活力。一句话，她是个从容自若的迷人女子，充满魅力。人们私下里说，老天待亚力克斯不薄。她在哥德堡开画廊，嫁了个事业有成、人品亦佳的男人，住在塞勒岛上庄园般的豪华宅邸里。但显而易见，她的生活出问题了。

埃丽卡觉得有必要换个心情，于是她拨通了妹妹的电话。

“你睡了吗？”

“怎么可能？阿德里安凌晨三点就把我闹起来了，好不容易到六点钟才哄他睡下，可埃玛又醒了，嚷着要玩游戏。”

“怎么卢卡斯不起来帮忙？”

电话那端是冰冷的沉默，埃丽卡不由咬住舌头。

“他今天刚开了场重要的会，得休息一下。再说，这段时间他工作也很辛苦。公司正处在重要的战略发展阶段。”

安娜的嗓门大起来，埃丽卡听得出其中的歇斯底里。卢卡斯从来不缺现成的理由，刚才安娜大概引述了他的原话吧。他如果不是刚召开了重要会议，就是有举足轻重的决策要做，再或者，用卢卡斯自己的话说，像他这样成功的企业家总归是压力很大，不能分心。于是带孩子的差事就全落在了安娜的身上。两个孩子，一个三岁，活泼好动，另一个才刚满四个月。姐妹俩在父母的葬礼上碰面时，埃丽卡感觉三十岁的安娜老得像四十岁。

“宝贝，别动那个，”安娜用英语叫道。

“说句认真的，你不觉得是时候该跟埃玛讲瑞典语了吗？”

“卢卡斯觉得我们在家该讲英语。他说在埃玛上学之前，我们铁定要搬回伦敦去。”

“卢卡斯认为……卢卡斯说……卢卡斯觉得……”这些话埃丽卡听得耳

朵都生茧了。在她看来，卢卡斯这个妹夫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蠢货。

安娜是在伦敦做“互裨”^①姑娘时邂逅卢卡斯·麦斯维尔的。卢卡斯长安娜十岁，时年已是事业有成的股票经纪人，他的大胆追求，轻易俘获了安娜的芳心。为了卢卡斯，安娜放弃了读大学的打算，一心一意只想做个完美的妻子。婚后，从小我行我素的安娜对卢卡斯百依百顺，仿佛变了一个人。然而卢卡斯却从不知足。埃丽卡一直盼着有一天，妹妹能从梦中醒来，离开卢卡斯去过自己的生活。直到埃玛和阿德里安相继出生，她才不得不接受现实：卢卡斯这个妹夫是赶不走了。

“咱们不谈卢卡斯和他的育儿经了好不好？来，让我问问，姨妈的小宝贝们最近怎么样了？”

“嗯，怎么说呢，还是老样子……埃玛昨天大闹了一场。等我抓住她，她已经把她弟弟的小衣服切碎了不少。阿德里安不是吐就是哭，一刻也不消停。已经三天了。”

“我觉得你该换个环境散散心。要不，你带上孩子到我这儿来住一周？很多东西我想让你帮忙整理一下。再说，过一阵我们就得办那些手续了。”

“嗯，其实……我们正准备跟你商量这事儿呢。”

和从前一样，谈到让人不快的话题时，安娜的声音会明显地颤抖。埃丽卡马上警觉起来。这个“我们”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卢卡斯就是损人利己的代名词，他一插手准没好事。

埃丽卡等着安娜继续说下去。

“等卢卡斯把他的瑞士子公司的业务理顺了，我们就打算搬回伦敦去。我们不想为这边的房子再费心了。而且，让你照顾那么大一栋郊区的房子也挺麻烦的。我是说，你现在一个人……”

① “互裨”，年轻外国人住在当地人家里，以劳动换取食宿和学习语言的机会。

明显的沉默。

“你到底想说什么？”

埃丽卡用食指绕弄着拳曲的长发。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一到紧张的时候就这样。

“嗯……卢卡斯觉得我们该把房子卖掉。留在手里修缮维护都很麻烦。而且，我们回英国以后，计划在肯辛顿买房子。虽然卢卡斯有钱，可卖房子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啊。我是说，那房子在西海岸，地理位置好，能卖上几百万克朗^①。要知道，德国人对沿海风光和新鲜空气喜欢极了。”

安娜努力想说服埃丽卡。埃丽卡觉得自己听够了，不等安娜说完就静静地挂了电话。和以前一样，安娜又要转移她的注意力了。

安娜是个像旋风一样率性而为的孩子，做事从不考虑后果。姐姐埃丽卡扮演的更像是个母亲的角色，从小照料她、保护她。数不清有多少次，埃丽卡硬着头皮把安娜从她自己惹下的烂摊子里救出来。而卢卡斯的出现，榨干了安娜身上的活力和灵气，为此，埃丽卡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仿佛才合上眼，天就亮了。醒来时已是清晨。昨天发生的种种不快就像是场噩梦。埃丽卡全身乏力，一夜的无梦睡眠并未消解她的疲惫。肚子咕咕叫，她拉开冰箱门扫了一眼，什么吃的也没有，看来非得去趟埃娃超市了。

小镇悄无声息。夏日里生意兴隆的英格丽·褒曼^②广场此刻也死气沉沉。雾霭尽散，天朗气清，埃丽卡能一眼看到瓦勒岛的外角。瓦勒和

① 瑞典克朗。

② 英格丽·褒曼（1915-1982），继葛丽泰·嘉宝之后的另一个瑞典籍国际巨星。

克拉哥尔门两岛紧挨着连接外群岛的狭窄通道。

半路上，走到加拉拜肯的时候，她总算遇着人了——她无路可躲，避之不及。

“哟，早上好啊，”埃尔纳·柏松的嗓音又尖又细，毫不掩饰心情的兴奋。“这不是咱们的女才子踏着晨曦出来散步了嘛。”

埃丽卡心里一哆嗦。

“哦，我正要到埃娃超市去买点东西。”

“我可怜的小宝贝儿，昨天碰上那种可怕的事情你现在肯定心力交瘁吧。”

埃尔纳很激动，说话时下巴上的赘肉颤个不停。埃丽卡觉得她就像只肥麻雀。埃尔纳整个人裹在绿色的羊毛大衣里，像套了个布口袋。她两手紧抓提包，头上戴一顶小得不成比例的帽子。看样子是顶毡帽，和大衣一样，也是种难以形容的绿色，让人联想到苔藓。两只小眼睛埋在肥厚的眼睑里，此刻正盯着埃丽卡。埃尔纳显然在等她答话。

“哦，是啊，不怎么愉快。”

埃尔纳充满同情地点点头。“我跟罗森格兰太太刚巧碰上，她说她开车经过卡尔格伦家的木屋时看到你了。旁边还有辆救护车。我俩当时就知道肯定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下午我刚好给雅各森大夫打了个电话，从他那儿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然啦，他是悄悄告诉我的。医生们可都是发过誓要保密的，真是让人尊敬。”

她点点头表示理解，同时对雅各森大夫的守口如瓶充满敬意。

“哎，她才那么年轻。你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一直觉得她有点操劳过度。我跟她妈妈比吉特认识有年头了，她这个人有点神经质。大家都知道这毛病能遗传。你看她那个神气样，我是说比吉特，卡尔-埃里克在哥德堡当上经理那阵子她可一天到晚神气活现的。然后对夫雅巴卡就看不上眼了不是？大城市才合她的意。不过我跟你讲，钱可买不

来幸福。要是这孩子没背井离乡搬去大城市住，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听说他们还打发她去瑞士上学，你也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要知道这种经历可是会影响人一辈子的啊。他们搬走以前，她可是镇上最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小姑娘啊。你俩不是一块儿玩大的吗？嗯，我看啊……”

埃尔纳自顾自说着，话也越发不中听。见她没有半点要停的意思，埃丽卡心急火燎地盘算着如何抽身。埃尔纳停下来喘口气的当口，埃丽卡连忙抓住机会。

“跟你聊天真是太愉快了，不过我现在得走了。好多事等着我做呢。我知道你会理解我的。”她说着，扮出一副可怜相，想借此转移埃尔纳的注意力。

“啊，那是当然了，亲爱的。怪我没想到。你自己家里刚发生变故，紧接着又是这茬儿。这对你多难啊。怪我欠考虑了，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埃尔纳动情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埃丽卡微微点头以示礼貌，匆匆道别然后走了。呼，总算松了口气。她继续朝埃娃超市走，心想可别再碰上这种蜚短流长的女人了。

然而天不遂人愿。一路上不乏好事者对埃丽卡指指点点，刺探的目光让她如芒刺在背，大气也不敢喘，一直捱到家门口才放下心来。不过有句传言她倒是听在了心里：亚力克斯的双亲昨天深夜回到镇上了，眼下正待在亚力克斯的姨妈家里。

埃丽卡把购物袋摆在厨房里的桌上，把食物一样样拿出来。她本来打算买点面包回来填填肚子的，但一进超市她就改变主意了。如果在这种坏日子都不好好招待一下自己，又待何时呢？仿佛是接到了信号，肚子开始咕咕叫了。她把两个肉桂甜甜圈扑通倒在盘子里，就着咖啡吃下去。也顾不上什么减肥热量卡路里，先吃了再说吧。

坐在厨房里，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颇有几分惬意。只是她依旧不